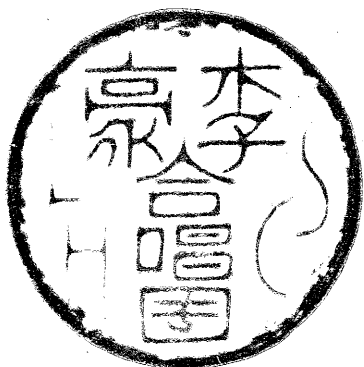


紀念

Lee Howe Choral Society

李豪合唱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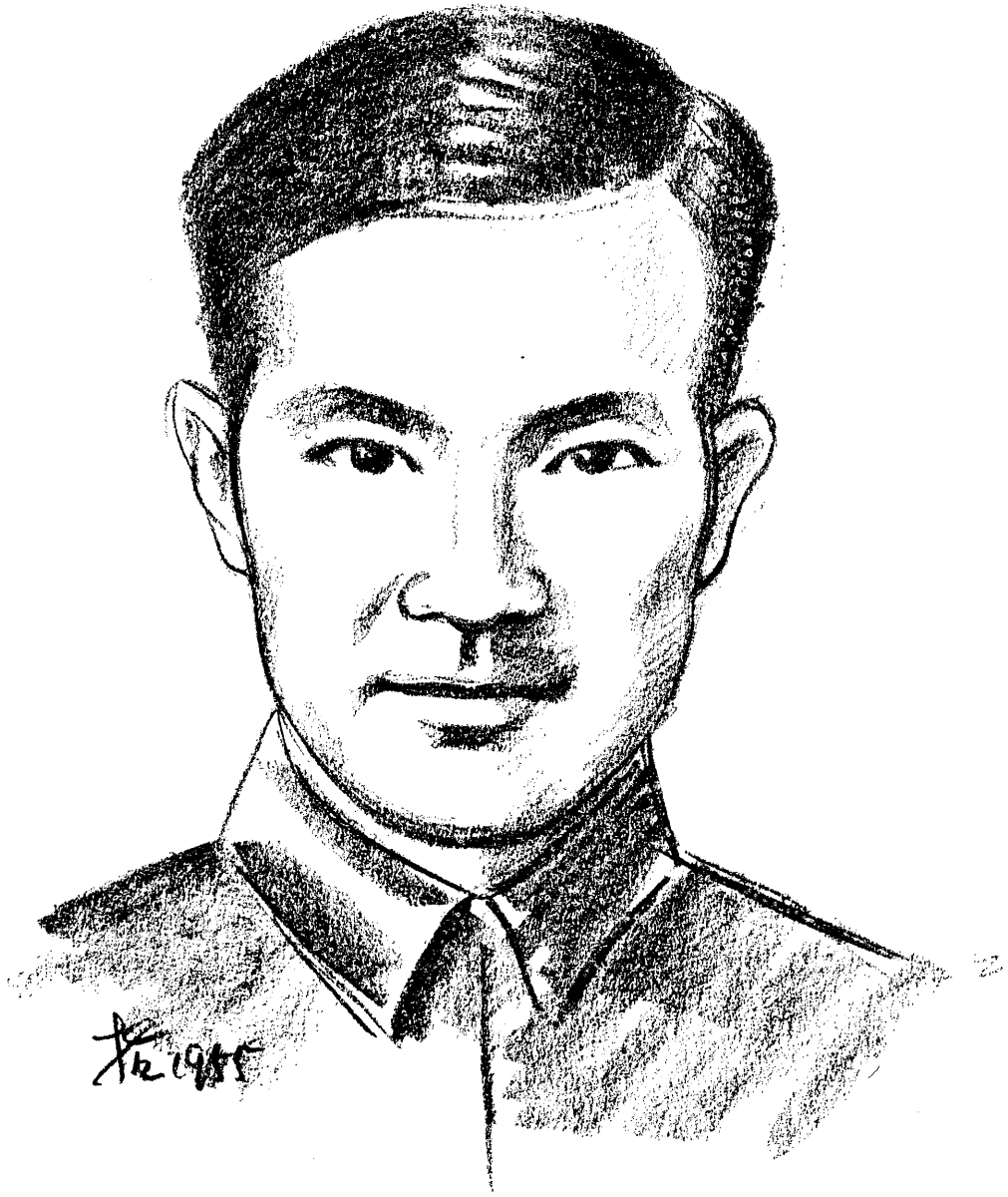
沈星海先生逝世十週年音樂會特刊



日期：一九五五年十月廿七、廿九、卅、卅一日及十一月十四日。

時間：下午八時十五分。

地點：維多利亞紀念堂。



冼星海先生
(劉抗)

刊首語

· 李 豪 ·

今年十月卅日是洗星海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日，為紀念一位忠厚樸實的音樂同志，一位苦學苦幹的模範青年，一位為音樂藝術奮鬥的戰士，我們特以最高的敬意和熱誠來介紹他的偉大的作品。

這些歌曲，雖然是超時代的抗戰歌曲，然而，在歷史上却寫下了可悲可痛可歌可泣的一頁是永遠不會令人忘記的。我們要熟讀這些歷史性的往事來警惕自己和我們的子孫，因為這是用血淚和生命換來的教訓呵！我們非但不再扮演悲劇中的主角，而且更該為人類的美麗的遠景開闢一條正義的和平大道。

目錄

一、洗星海先生遺像	劉抗
二、刊首語	李豪
三、紀念洗星海	連士升
四、中國新音樂導師洗星海先生	玄管
五、悼洗星海先生	吳賢
六、紀念洗星海先生	于芬
七、怎樣紀念洗星海先生	陳韻
八、關於洗星海先生的創作態度	佳境
九、從洗星海談到助學的重要性	星友
十、我所認識的星海	子高
十一、從李豪合唱團紀念洗星海先生 逝世十週年紀念而演唱並為全 星華校助學會義賣特刊談到目 前的助學運動	聯
十二、從星海先生的求 學談到助學需要	陳家顯
出版	李豪合唱團
編輯：輯編委員會	
承印：猛虎印刷廠	
出版日期一九五五年十月廿日	

紀念冼星海

連士升

愛好音樂的青年，差不多沒有一個不熟悉冼星海的大名。他出身於貧苦小家庭，長期過着饑寒交迫的生活，因為他來自民間，深知民間的疾苦，所以他所譜的歌曲，最能够表達人民的心聲。

翻開中國近代史，最重要的事情莫如抗戰。英國大文豪威爾斯 (H. G. Wells) 甚至把九一八事變當做近代世界史的轉捩點。這並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事實的根據。

冼星海最活動的時期，就是在九一八事變後，到抗戰勝利前的十幾年間。在這短短的期間裏，他嘔盡心血，為億萬不願意做奴隸的同胞，創造許多雄渾壯穆的歌曲出來。他的歌曲很廣泛地傳遍人間，成為中國抗戰勝利的一個因素。若論感人的力量，這絕不會少過百萬大軍。

李豪女士自幼酷愛音樂，從立志讀書的時候起，已經決心把生命交給歌唱。幾年前，她從倫敦重返新加坡後，便開始教授生徒，同時，還以個人的力量，組織一個合唱團。她的組織和指揮的能力的高明，這從以往兩次合唱團的成績可得到證明。

今年是冼星海逝世十週年。李女士一向重視這位出類拔萃的人民音樂家，所以特地籌備一個盛大的音樂會來紀念他。在這次音樂會裏，無論獨唱或合唱，純粹使用冼星海的作品，尤其星海的代表作「黃河天合唱」李女士所費的精力和時間特多，相信這次合唱團的成績一定會造一新紀錄。

最難得的是，李女士雖不辭勞瘁，籌備這麼一個紀念會，但出售特刊所得的款項，完全用來充實各中學的助學金。世間唯有窮人最瞭解窮人，當各校同學接受這筆助學金的時候，他們應該想起近代中國的人民音樂家冼星海的崇高的人格和偉大的成就，同時，也應該記住李豪女士的提攜後進和急公好義的精神。

寫了「魯迅追悼歌」。他喜歡學生，工人，農民，他從他們的喜怒哀樂裏，勞動裏，抗爭裏吸取新的力量到他的作品裏去。以前在巴黎的作品中的作風還未有任何決定；但是他此時的作品已經找到了一條路，那是被壓迫者的感情。

「八一三」抗戰爆發，他參加了洪深領導的上海演劇第二大隊到內地去宣傳。在湖北漢冶萍煤鐵廠中，他參觀了好幾天的工人生活以後，便寫了「起重匠」。此後，他們便到了武漢，這時他又寫了「保衛武漢」「五一工人歌」「新中國」「祖國的子孫們」「游擊軍」「華北農民歌」等。但此時的救亡歌曲已經是受到了監視，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就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裏工作。可是外面幾十隊歌詠隊的精神不知怎樣的慢慢鬆懈了下去，到後來竟被命令解散了。同時又成立了一些團體，而這些團體是不歡迎那些被解散了的團員的，並且也不唱他——冼星海先生——的救亡歌曲；不但如此，他們還把他當作排斥的目標，後來又把「中國歌詠界協會」和聶耳死的那一天定做「中國音樂節」的議決推翻，而把黃自死的那一天定做「中國音樂節」，這顯然是鬧了宗派意見，他為了此事而感到非常痛苦，雖然他也寫了許多曲子，但寫作的心情已大不如從前了；因此，他須要找尋一個適合於他作曲的地方，於是他想起了延安。

正當他在打聽延安的時候，延安的「魯藝」——魯迅藝術學院——恰巧寄來了一封信，是音樂系全體師生簽名聘請他的。而在當他憂慮不決的時候，「魯藝」又來了兩次電報，他於是試探的心情起程北行了，那是一九三八的冬天。到了延安之後，延安的一切情形便打破了他以前對於延安的懷疑和憂慮。在延安，他過着有規律的簡單的生活。在「魯藝」有「民歌研究會」，而民歌的收集就從到延安來的各民族（蒙、滿、回、藏、番、苗、朝鮮、安南，……等）青年的口裏直接記下來，還有許多外間看不到的世界音樂的材料在「魯藝」也是有的，這對於他的創作和研究有很大的幫助。但這邊缺乏西洋樂器，所以他便研究中國樂器，以中國樂器的特點來彌補西洋樂器的缺乏。

在這種自由快樂的生活氣氛中，他完成了「民族交響曲」（是管絃交響樂曲 Symphony）「軍民進行曲」「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三八活報」「聯盟大唱」等。其中的「黃河大合唱」是最受全國人民的熱烈愛護的了。那時的他是三十五歲。

他為了作更深的研究，所以在一九四〇年的五月，他離開延安到莫斯科去了。可是他這一去却永遠地去了，回來的是他偉大的靈魂，因為他染上了肺病，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逝世於莫斯科醫院。這不但是我們的悲痛，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悲痛。

親愛的同學們，聽吧！黃河在怒吼了！

中國新音樂導師洗星海先生

玄音

洗星海先生生於一九〇五年廣東番禺縣，父親沈喜泰是以漁航為業的。當他出世時，父親已去世；因此，沈先生只得依靠祖父。但不幸得很，當他七歲時，他祖父也逝世棄他而去了。為了生活，他母親便帶他到南洋的新加坡來。在新加坡，他讀了四年的四書五經；進入英校一年後，再轉入華校的養正學校讀高小兩年。一九一八年回廣東入嶺南大學附中肄業。此時他已十四歲。因為他對於音樂的愛好，所以在學校裏他是一個很好的軍樂隊員。大學畢業後，曾擔任過打字員、工人、夜學教員及附中的音樂教員。一九二六年到北平入北大音樂傳習所學習理論及小提琴，同時兼任北大圖書館助理員。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到上海入國立音樂院，至一九二八年因鬧學潮而被學校開除，但却加入了田漢先生所組織的南國社。這時候，他因為感到國內學習音樂甚為不方便，而且他想把音樂技巧學得很好，所以便打算到法國去。得到了馬思聰介紹在巴黎的世界名提琴家奧別多菲爾（Paul Oberdoffer，也就是馬思聰的先生）給他以後，他不顧一切困苦，辭別了慈母，遠離祖國到巴黎去了，那時是一九二九年，當時他只有二十五歲。

在巴黎，他向奧別多菲爾學提琴；向「巴黎音樂院」名教授路愛日、加隆學「和聲」「對位」「賦加曲」。這兩位先生因為知道他生活的窮困，所以都不收他的學費。他還跟「士奇藍、港多隆姆音樂院」的名作曲教授丹地先生及里昂古特先生學作曲，同時又跟拉卑先生學指揮。雖然如此，但他還沒有辦法進「巴黎音樂院」；這並不是他的音樂程度不夠，而是因為他太窮。

在這種窮困的生活中，他做過各樣的雜役，和許多下賤的工作。但在百忙中，他還是設法去上課，練習提琴，看譜及作曲。他曾經失業十幾次，挨餓，沒地方住。同情他的只有一些外國的流亡者，及一對沒落到做苦工的白俄夫婦。他們時常給他錢，或者請他吃飯。有一次，他餓得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便帶着提琴忍辱到餐館去拉奏討錢，當時他遇到了一個中國留學生，這留學生便把他的碟子摔碎，而且掌他的頰，說他丟盡中國人的醜。當時的他，沒有能力反抗，而只有含着悲憤的眼淚。在巴黎，他不但得不到同胞的中國留學生的援助，而且受盡了欺凌，可是，他的教師們却盡力地幫助他，鼓勵他，使他提起勇氣繼續奮鬥下去，因此，他進步得非常快。

在法國的國慶節中，他看見羣衆愛護他們的國家，聽到法國國歌的悲壯聲。因此，他也想到了自己多難的祖國，自己的辛酸，無助和孤獨。在「國際工會」裏（因為他那時是工人），他又看到祖國同胞們的饑餓和死亡；勞工的牛馬似的生活；以及「國」「共」分裂的大屠殺的一些電影片子。這許多事情使他憂慮，焦急，使他掀起挽救祖國危亡的思念，所以他便漸漸地不顧到藝術家所謂的「慎重」了。他那時是住在

一間七層樓上的一個小房子裏，因為他裝不上電燈，所以房子裏只有煤油燈的光茫，而冬天刺骨的寒風也衝進這房子裏與他敵對（因他買不起棉被），他的成功的作品「風」，因此就在他那顫抖的手指下和半明不滅的燈光下產生了，裏面都充滿着他對於祖國的感觸以及他生活中的痛苦。以後他又寫了「遊子吟」「中國古詩」等。

他的「風」受到巴黎人士的熱愛以後，「巴黎音樂院」大作曲家保爾刁卡氏（Paul Dukas）竟收他做學生，並且送錢送衣服送曲譜，而且答應准他投考「巴黎音樂院」的高級作曲班。在這期間，他也得到了一個法國女青年作曲家的鼓勵，她親自彈奏他的作品。當他投考「巴黎音樂院」時，就是她親自為他伴奏的。他不但考進了高級作曲班，而且考得了榮譽獎。但是，生活上還是很窮困。他曾經向祖國申請公費，他有學校的證明書，也有巴黎市長的證明文件；但是，祖國沒有給他一點答覆。這使他非常失望，因此在此「巴黎音樂院」期間的生活，他只有靠師長們和學校的幫助。

一九三五年，他畢業了，刁卡氏此時也已逝世，所以他不能再留在巴黎研究，而且他也想急於回國。因此他與他的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含淚而別了。在他還未回到祖國之前，他環繞了歐洲的許多國家。當他最後一次到倫敦旅行時，政府竟不准他入境而把他扣留了，因為他那副窮樣子叫他們不相信他是個旅行者，等後來查明了才獲釋放。在他的日記裏他這樣寫着：「……對弱小民族是欺視的……」。

到了香港，先激起他的憤怒的就是香港的那種建築物一律都是殖民地式；連顏色也都是一樣的以後到了上海，看見那些碼頭工人的破爛衣服，這更使他憤怒與痛苦。他要使他的音樂都充滿着各種被壓迫者的呼聲；為被壓迫者的祖國服務；因此他寫了「運動會歌」，又為「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學生們寫了「我要抵抗」（這是他第一首救亡歌曲），又寫了「戰歌」「救亡進行曲」。因為「戰歌」的唱片銷路打破了百代公司其他唱片的記錄，所以百代公司便聘請了他，而他也以為可以藉此多作些救亡歌曲；可是不幸得很，因為當時的政府的原因，「戰歌」的唱片及底片都被沒收打毀了。百代公司因此不再收救亡歌曲，而他在那裏只是做配音的工作。他感覺到這有妨礙到他的創作與發展；再加上公司的待遇不公平，因此他就辭職不幹。在這失業當中，他對於新音樂運動更熱心。他為「救亡歌曲運動者」義務教授作曲，指揮等，到歌詠隊裏去指揮，教唱。不久，新華影片公司聘請他做音樂部門的負責人（但不給他全權）。因此他又寫了許多曲子，如「搬夫曲」「夜半歌聲」「熱血」「黃河之戀」「拉犁歌」「青年進行曲」等。但是新華影片公司也漸漸做投機生意了，他們強要他寫「新毛毛雨」之類的歌曲，但他堅決地不答應。因此，他又失業了。

他在上海的文化界，話劇界，音樂界裏為他們寫插曲，配曲，配音，教唱等；又

悼洗星海先生

吳賢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是我國音樂史上最不幸和最沈痛的一天：我們的民族音樂導師洗星海先生病逝於莫斯科醫院。當這噩耗傳到中國的時候，全國的音樂工作者，全國的人民都不禁感到無限的悲痛。洗星海先生的病逝不但是我國不可彌補的損失，而且也是世界的損失。

洗星海先生領導了中國人民走上聶耳先生所開闢的新音樂的道路。他承繼聶耳先生以戰鬥的姿態創作了無數美好的作品。他不但是新音樂的偉大作曲家，指揮家和優秀的導師，而也是中國音樂的偉大革命家：他大胆地把中國樂器配上了他的作品，使中國樂器能以新的姿態呈現在世界人民的眼前。

洗星海先生在巴黎 (Paris) 的時候，曾經從師於「印象派」大作曲家 Paul Dukas 先生學習過作曲。他雖然有受到影響，但他回國以後的作品却是屬於「民族現實派」的。我們試看他的作品吧，無論那一首都 是充份地反映着現實，反映着我國人民的生活和性格；每一首曲子都是中國人民的血和淚所構成的。他創作的態度非常嚴肅，生活樸素，對待他的學生也非常熱情和親切。他鼓勵朋友和學生多多地創作，大胆地創作。但並不是毫無目的地亂衝盲撞，而是有方向，有正確思想的勇敢和熱情的創作。他自己所主張的創作態度是：(一) 民族形式的；(二) 有先進的正確思想的。因此，洗星海先生的作品是反映現實，有血有淚的藝術作品；也由此我們可以說洗星海先生的作品是不受時間所限制的。他的作品將與日月同光，永垂不朽。

今天——一九五五年十月三十日——是洗星海先生逝世十週年紀念日。雖然是十年，但洗星海先生將永遠是個巨人企立我們的土地上，將永遠是我們偉大的新音樂導師。

紀念洗星海先生

• 芬 于 •

中國八年的抗戰，產生了一位劃時代的樂人——洗星海先生。在苦難的時期中，他不但沒有被屈服，反而更英勇的領導着千萬萬的人民唱出了時代的歌聲；百折不撓的共同努力在艱苦的時代中奮鬥。

洗星海先生是從惡劣的環境中掙扎出來的。從他在巴黎的苦學起，一直到病逝在莫斯科為止，可以說是無時不在艱苦的環境裏奮鬥着。他的許多偉大的作品，都是在苦難的時期中創作出來的。抗戰時期，正是中國人民受到極大災難的時期，然而他在這個時期中却創作出了無數的抗戰歌曲和救亡歌曲。這些抗戰歌曲和救亡歌曲，都到處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掀起了愛國的浪潮，所以說：偉大的作品是和時代背景有着密切關係的；在越苦難的時代裏，便越能產生出更多輝煌的作品；而且更能創作反映時代的作品的作家，也就是偉大的創作家；而我們的洗星海先生就是其中最偉大的，最傑出的一個創作家。

常聽有人嘆道：「音樂是貴族化的。」然而，洗星海先生却說：「音樂是大眾化的，民族化的，藝術化的。」是的，在這廿世紀的今天，音樂決不會再是貴族化的；惟有民族化的音樂，才能成爲好的音樂。

今年適逢洗星海先生逝世十週年，「黃河大合唱」又要在這海外的星洲唱起來了。讓我們高唱着「怒吼吧！黃河，」喚醒每一個海外的華僑都來紀念這一位傑出的偉大樂人；都來紀念我們的音樂戰士——洗星海先生。我們都在展望着中國新音樂的美麗的遠景；我們要繼續洗星海先生之後，爲中國新音樂而貢獻出我們的一份力量。

怎樣紀念冼星海先生

陳韻

轉瞬間，冼星海先生逝世十週年的紀念日已到了，我們要怎樣來紀念它呢？難道我們只憑空的喊喊口號說我們要慶祝它就行嗎？不！絕對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我們要紀念冼先生絕對不是空喊口號就行的，我們是要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我們對冼先生的崇拜與敬意。我們只有這麼做才對得起冼先生，對得起自己。

那麼，我們究竟要以什麼行動來紀念冼先生呢？我以為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單對音樂而言，另一方面是對紀念冼先生的精神而言。我們知道冼先生在「法國巴黎音樂學院」畢業後，便回國投身到祖國的抗日運動的大行列中，實際的把自己所學得的貢獻給祖國，他可說是中國新音樂運動的一個中堅份子，一個功臣。他努力使音樂從象牙塔中跑到羣衆方面去。他的音樂並不是「唯美」的，而是真實的是大衆所要說的話。所以，冼先生得到人民的擁護並不是沒有原因的。冼先生所走的路線，也就是他要指示我們所應走的路線，爲了要紀念冼先生，我們是應該要緊緊的站在我們工作的崗位上。我們應該了解我們工作的目的，我們工作的對象。假如我們能深白的明白我們的工作的目的與對象，那麼我們才不會走上歧途，才不會置羣衆的需求於不理。那麼，究竟我們要走的是什麼路呢？我以為我們不應該再鑽進牛角尖去了，我們應該廣泛的將一些有血肉的，健康的，現實的作品介紹給廣大的聽衆，這才是我們所應走的路；也就是所有搞音樂工作的人所應走的路。我們只有這樣

做才對得起我們的祖國，我們的聽衆，我們自己，也只有這樣才不辜負冼先生對他的工作的期望。

我們又要怎樣來紀念冼先生的精神呢？我們知道冼先生在留學法國的期間，他在那兒吃盡了苦頭，受盡了別人的卑視。但是，他爲了要求學，就咬緊牙根的忍受一切的不如意的苦事情。當時，能够幫助冼先生的不是他的祖國，不是他的同胞（尤其是那些官派的留學生），而是法國的同情他的友人和老師。這是件多麼遺憾的事情啊！然而，冼先生並不因此而懷恨在心。在祖國需要他的時候，他還是將自己所學的貢獻給國家。冼先生的苦學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但是，我們除了欽佩冼先生的苦學的精神之外，我們也不應忘了在目前這個社會中，還有着數千數萬的像冼先生那樣苦學的青年，他們正向着社會伸出求援的手，他們是迫切的需要我們給予他們最大的幫助；他們是切需着求學的機會。但社會給與他們的却是冷酷的壓力，使到他們失去求學的機會。這是多麼殘忍的事；難道他們竟那麼無希望的要遭遇到社會的無情的款待嗎？或許他們中間以後有許多在各方面像冼先生那樣有成就的學生呢？這是未來的事，誰能預測呢？所以，我們爲了要紀念冼先生的苦學的精神，是應該盡我們的最大的力量來幫助那些貧窮而好學的青年，來替祖國，替本邦造育些人材，我相信只要大家略爲節省一點不必要花費的錢，那麼就可以成全許多苦學的學生了，我們又何樂而不爲呢？

（一九五五，九，廿三。）

關於冼星海先生的

創作態度

佳境

冼星海先生嘗盡了人生的辛酸，揆受了種種折磨，爲的是學音樂。但說也奇怪，音樂這門藝術，既是「飢不能食，寒不能衣」，但竟被星海先生選擇作爲學習的對象了。甚至於不顧一切而廢寢忘食地傾心研究。這當然是基於星海先生愛好音樂，及認識音樂在人類的生活上具有陶冶心靈意念行動的表現。

由於星海先生是出生在清寒的困苦「家庭」，父母均以勞力維持生計，因此鑄成其對廣大辛苦勞動者的崇敬，及結有深摯的情誼。

我們可以從他的創作態度上觀察出來，星海先生是盡了一切來貢獻給大衆的。他無論寫那一個作品都很細心的顧慮到是否爲大衆所能接受的，因此在旋律方面的進行，他很少應用難唱的音程，對於轉調的處理也非常小心，並盡量使半音能够避免，其中最豐富，輝煌及千萬人民所仰慕的作品有「黃河大合唱」（八首）、「生產運動大合唱」（三幕造型歌舞劇）、「九，一八大合唱」、「婦女大合唱」、「軍民進行曲」（三幕歌劇）、「釜陽河」（歌劇）、「義勇軍大合唱」、「生產舞劇」與「第一交響樂」（民族解放交響樂）、「第二交響樂」（神聖之戰）等及其他許多歌曲。

有一句星海先生的音樂語錄——音樂應該是大衆化，民族化，藝術化，只有能够朝這方向幹下去，才能成功爲中國很好的音樂——由此可見星海先生不但是提倡音樂大衆化，而且力使音樂趨向民族化與藝術化，在「黃河大合唱」中的「黃河船夫曲」、「保衛黃河」及「怒吼吧！黃河」等曲子，都是他把握着大衆的現實音響與民歌溶化而成爲新生命和富有民族風味的音樂。（特別是在「怒吼吧！黃河」一曲，以對位法交織，寫得異常秀麗和悲壯）。

如今，星海先生雖然已與世長辭，但其音樂仍舊是緊緊地扣住每個人的心絃，其精神將與酒下的種子——新音樂——永垂於世。

